

榴紅詩會在府城

2011台灣詩歌節

文／莊金國 詩人 攝影／莊金國、李欣如

2011台灣詩歌節，台灣文學館舉辦「榴紅詩會在府城」，詩人齊聚台南府城，參訪古蹟、參與藝文夜談；翌日展開榴紅詩會，由詩人輪番上台表演詩歌吟唱。在台灣文學館一樓藝文大廳的詩書畫展，也同時展出39位詩人作品，其中，融合詩、書、畫才藝者。

國立台灣文學館東側大門內的兩側各擺放一大盆石榴盆栽，每年五、六月間石榴花開，一朵朵紅豔的鐘形花尊，在太陽高照下顯得格外耀熠亮麗，難怪古詩形容五月石榴「紅似火」。

去年，台灣文學館首度以「榴紅」為號召，於6月12~13日舉辦「榴紅詩會在府城——2010台灣詩歌節」活動，邀請詩人們參與這場詩的盛會，首日安排參觀奇美博物館及延平郡王祠、吳園兩處古蹟，當晚並有藝文夜談，翌日展開榴紅詩會，由詩人輪番上台表演詩歌吟唱。

今年，台灣文學館特別選在端午節前夕——6月4~5日，舉行「榴紅詩會在府城——2011台灣詩歌節」系列活動，為讓與會詩人領略不同的古蹟風情，第一天分別參觀古蹟億載金城和安平古堡。

榴紅時，詩人歡聚府城

台南府城有七處第一級古蹟，分別是大天后宮、五妃廟、武廟、孔子廟、赤嵌樓、安平古堡、億載金城，其中，以億載金城占地面積最廣，安平古堡的熱蘭遮城殘蹟歷史最悠久。

億載金城是二鯤鯓砲台入口城門上方的題額，寓意永固，砲台於1876年（清光緒二年）建成，惟至1895年，清國即因戰敗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。這

砲台原為抵禦日本入侵而設置，提議建造者就是落款億載金城的沈葆楨，原任福建船政大臣。1874年，台灣發生牡丹社事件，引起日本發兵進犯，清廷指派沈葆楨出任欽差大臣，赴台加強海防兼理外國事務，二鯤鯓砲台便是當時增建的海防要塞，至於牡丹社事件當地，則在恆春建築城牆，一來阻擋外敵，二來防堵山地社民逾越番界。

二鯤鯓砲台規模大於安平古堡附近的安平小砲台，因此又稱安平大砲台。後人為紀念沈葆楨建設砲台之功，在中央增設的砲座下方，樹立沈氏銅像供人憑弔。

砲台外圍掘一道壕溝，俗稱護城壕。正門入口為紅磚砌造的矩形城門，其中央呈圓拱形隧道，連通砲台內的腹地。砲台四角凸出，中央凹入，凸出的稜堡安放大砲，做為遠攻，凹入的牆面可列槍隊，以防外敵近撲。

這砲台曾經兩度發砲制敵。第一次是1884年清法戰役中，法國戰艦逼近安平海岸，砲台立即發砲轟擊，嚇退法艦，不敢再進犯。巧的是，這大砲當初是聘清法國人帛爾陀設計的。第二次用於1895年台灣割日前夕，清將劉永福守護安平海口，台連發二砲，擊中了日本戰艦，但已擋不住其他日艦強大而密集的砲火反擊。現置大小砲座，都是二次大



詩人們參觀安平古堡留影。（攝影／莊金國）

戰後的仿製品，原來架設的所有砲座，已被日本人拆掉。

台南府城的古蹟，目前成為吸引觀光客的遊覽勝地。週休二日，億載金城特別安排發砲表演節目，從下午三點起，採整點表演，每一回發砲三次。一名發砲指揮官與兩名砲兵均穿著古裝出現，砲管為竹製，砲彈以紙筒代替，砲兵點燃火藥引信發砲時，「咻」一聲冒出白煙，圍觀的群眾紛持相機猛拍，捕捉稍縱即逝的冒煙畫面。這三名全付武裝的官兵，為求表演逼真，在大熱天賣力演出，可想而知，必然汗流浹背，尤其那位指揮官，披掛上陣發號施令：「風向——西北風、目標正前方、有日艦一、二、三艘、倒數十秒……點火、爆！」斯時但見他汗流滿面，忍著不去擦拭，其敬業精神，讓在場觀眾不由肅然起敬。

沈葆楨建造二鯤鯓砲台，所使用的紅磚，大抵就近取材，拆除已淪為殘蹟的台灣第一座紅毛城的城磚。



詩人辛鬱（右）於「藝文夜談」揮毫題詩，左為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。（攝影／莊金國）

這紅毛城坐落在一鯤鯓，是荷蘭人於1624年以砂土和木頭打造，稱為奧倫尼亞城，其後逐漸改為磚石構造，1627年改稱熱蘭遮城，全部工程直到1633年才全部完成。荷蘭人據此為統轄南台灣的樞紐，延至1662年被鄭成功軍隊驅逐出境，一鯤鯓隨即易名鄭之故里名——安平，熱蘭遮城因此也改名安平城，另稱台灣城、王城、赤嵌城。

台灣轉歸清朝版圖後，安平城失去了王城的地位，改隸軍裝局，存放大批軍火。1871年，軍火庫發生爆炸，安平城垣殘破如同廢墟，殘留的磚石，在沈葆楨建造砲台前往採取前，就任人取用了。如今，建構二鯤鯓砲台城門圓拱形隧道的紅磚，依舊堅固完整地呈現古樸色澤，而熱蘭遮城的殘蹟，僅剩一段厚厚的半圓形稜堡基座，以及城堡前一堵斑駁的紅磚城牆，部分牆面爬滿了老榕蒼勁的根脈。

府城出身的詩人林宗源，全程參與古蹟行程。早年，他在〈熱蘭遮城〉詩中，描述這座城堡像「匍伏在海邊睡覺的姑娘／膚色是那樣的蒼白／站不起來的腳背伏著巨大的血肉」，所謂「站不起來的腳背」，也許是指城堡前那一堵斑駁的磚牆殘蹟吧。至於「熱蘭遮城再也聽不到／巨砲尋索獵物的歡呼」，係回溯這城堡當初也設有巨砲制敵入侵。

熱蘭遮城至清末日治初期，大部分殘蹟被夷



由黃冠霖朗誦，江庭妤舞蹈，演出朵思、沈花未、莫渝、鄭炯明、陳黎及路寒袖的作品。



父親是泰雅族，母親來自眷村的比德·保羅，創作詞曲並彈唱〈生命〉，詞意充分顯示出山地子民粗獷、豁達而又神秘的氣質。



2011台灣詩歌節的壓軸，在台灣文學館一樓藝文大廳，展出39位詩人的詩書畫展。右為詩人鍾順文，左為趙天儀教授。

為平地，改建海關宿舍，以紅磚重建方形台階式高台，中央建立拱卷式洋樓，最高處為尖錐形瞭望台。由於鄭成功也有一半日本血緣，日本人於高台立一紀念石碑，鐫刻「安平古堡」。

台南府城的歷史變遷，可在安平古堡的文物展示及重建歷史現場，看出不同時代的輪廓差異。安平古堡以鄭成功為焦點，室內外均有其雕像，特別是，鄭成功與荷蘭派駐熱蘭遮城最後一任太守揆一的對視塑像，更予人「成王敗寇」的歷史感慨。

夜談吟詩，詩人盡歡

台灣文學館安排藝文夜談，一來讓各地來的詩人聯誼交流，二來在榴紅詩會登場前夕，先熱身預演一番。非正式的場面，氣氛較無拘束感，臨時被邀請或應邀上台一秀的詩人，每有令人驚奇喝采的演出效果。

學者詩人趙天儀，清唱一首戰後初期流行的〈勞動之歌〉，唱畢，問大家：「有沒有很左派？」。在場最年長的詩人辛鬱，以四句聯吟唱〈桂花香〉後，又當場揮毫題詩，顯得寶刀未老。府城詩人鹿耳門漁夫專寫台語詩，他用台語朗誦〈隱居田莊〉，親切感十足。此詩是他旅居溫哥華期間，正值冰天雪地，每日想和星、月、白雲及野草為伍，加上思念台灣故鄉，整首詩脫口而出，未再修飾。

早年來自印尼的客籍詩人鍾順文，分別以印尼話、華語、台語（福佬話和客家話）朗誦〈六點三十六分〉，其演詩入戲至忘我地在地上翻滾躺臥兀自唸唸有詞。詩人張德本也遑不多讓，讀大學時，學過吟唱古典詩詞，他先吟柳永詞〈雨霖霖〉，接著清唱自己譜寫的台語詩歌〈自由的海翁〉。張德本的父母是典型的「外省人」，近幾年來，他專志於創作台語詩。簡上仁經常在文學活動場合出現，以說說唱唱的方式推廣台灣民謠及童謠，他帶著吉他先自彈自唱〈燒酒歌〉，第二首〈咱兜（家）〉，歌詞改編自林央敏的台語詩〈勿通嫌台灣〉，改寫的那一句「海湧開花唸（吻）海岸」，在場的林央敏連連點頭稱讚。

榴紅詩會，節節精彩

第二天的重頭戲——榴紅詩會，連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也想扮演詩人角色，於是館長致詞改為詩朗誦。〈坎坷〉為其近作，開頭「牽你的小手／走那漫漫的回家路」，與結尾「牽你的小手／走那漫漫的坎坷路」相呼應，中段則是造成路途坎坷的悲慘遭遇：「揚起塵埃／是一朵一朵惡毒的花／瓦礫堆中／幽暗地底／有我慈愛的媽／還有／我的妻」，這些詩句攸關日本關東大地震的災情，「惡毒的花」象徵更加可怕的核能電廠輻射災變。

詩人黃騰輝是《笠》詩社發行人，他自我調侃

地朗誦〈老人斑〉，比喻臉上的斑點，是青春痘風化了的化石古蹟。全詩三段六行，詩句深入淺出，短小精悍，富於機智。另一首〈逛街〉，描寫「半百徐娘的阿桑／以為自己有享用不完的青春」頗具反諷意味。「拉撈」係泰雅族語刀器之謂，詩人麥穗朗誦的〈拉撈出鞘〉，充分表現泰雅人守信重諾的祖訓精神。拉撈不是殺人的凶器，而是遵循祖訓的法槌，當它「啪的一聲／刀尖入木」代表千斤重諾而正氣凜然，若是出鞘，必有迫不得已的反制動機。

台灣百岳中「十峻」之一，武陵四秀之首的品田山，其最大特色是山頭巨大的岩脈皺褶露頭。詩人林煥彰以〈山，要有高度〉，詠誦品田山的海拔高度（3524公尺）是一組「吉祥的數字，幸運的符碼」，這高度不只衡量身高，亦是內在堅持蘊涵的標誌。

農曆五月五日，台灣俗稱五月節或五日節，又有端午節、肉粽節、詩人節等稱謂。詩人岩上以台語朗讀〈端午節肉粽〉，他形容「一攢（串）一攢」有稜有角的肉粽，代表台灣人民俗「共款（一樣）」精神團結的意象，而「五月節置（在）ㄟ仔時陣」，更是充滿引人「流喙瀾（口水）的記憶」。

詩人綠蒂早年曾主編《野風》文學月刊，筆者少年時期常投稿《野風》，偶爾在習作欄發表青澀詩作，記得第一首詩〈心語〉刊出後，筆者一見

手稿變成了分行的鉛字印刷，簡直欣喜若狂。事隔四十多年，這次總算有機會見到綠蒂本人，聆聽他朗誦饒富哲理的〈等待室〉，譬如「上班族群等待連續假日／末期癌症等待安寧病房」、「一切事物各有無盡的等待／輪迴也另類成等待的一種」。

〈茶香飄進詩境〉是落蒂與幾位詩友，於去年一同去造訪普洱茶達人吳德亮，品味古老普洱茶的詩記。他形容「一盃金黃茶漿／把詩人們的味覺／通通叫醒」。吳德亮這次參加詩會，忙著捕捉詩人們的一舉一動。

詩人尹玲以越南語和華語朗誦〈越南語文課〉時，帶動在場詩人跟著她唸越南語的29個字母。她在詩中強調「我是哪一國人／其實已不重要」，因為「在這空間距離愈來愈近的／所謂新世代地球村」，電子神力透過虛擬方式縱橫切割全球每一網路，而「那切割後的距離／才真的遠」。

〈雨鹿〉是詩人羅任玲旅遊日本奈良時，在滂沱大雨中遇見一隻梅花鹿引發的多重聯想，其中有超現實的想像情境。〈飛魚〉則是詩人龔華取材達悟族與飛魚之間的生態倫理；另一首〈勳章〉，寫給在癌症病房的工作夥伴，詩句令人動容：「她們縫補最後一面晚霞／映照鏡子裡的歲月」、「她們將一片片凋零鑲回枝桠／作為埋葬花瓣的儀式」。

台語學者詩人方耀乾寫於1999年的〈查某团的「國語」考卷〉，對台灣的「國語」體制教育，提



詩人們在台灣文學館中庭留影。

出挑戰標準答案的不同造句方式，如「…有時…有時」，學生若答：「我們老師有時會罵人，有時會打人」，有錯嗎？

台語詩人林央敏節錄其小說〈菩提相思法門〉，有歌仔戲「都馬調」的生與旦獨唱或齊唸歌詞，另外穿插朗誦及流行歌唱出夢中的羅曼斯，予人推陳出新之感。

台南安平的部分建築，尚保存獅口啣劍的浮雕圖像。詩人莫渝朗誦〈劍獅埕〉，則指民間工藝的小市集。劍與獅，均帶有戰爭的煙硝味，劍獅埕被裝置成現代劇場及攤位，新式劍獅意象剛中帶柔。

縮著一隻腳獨立的白鷺鷥，被詩人李昌憲引喻為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單純意念。當白鷺鷥「思索下一步／該怎麼飛出去」，這飛出去想望，其背後隱含「二二八」歷史的傷痛。

父親是泰雅族，母親來自眷村的比穗・保羅，創作詞曲並彈唱〈生命〉：「聽／山谷的迴音／流瀉在林間／千古的密語」，詞意充分顯示出山地子民粗獷、豁達而又神秘的氣質。她並且推薦其父親有感而吟唱的泰雅詩歌：「……寬廣的宇宙大地間，有一股絕妙的讚嘆從我裡面生發……」字裡行間沁透出泰雅特殊的語境。

台東原住民詩人達卡蘭吟唱〈圖騰在哭泣〉、〈親愛的漂流木〉、〈斜坡〉三首詩歌，都是反映

2009年88風災東部災民的心聲，如〈圖〉詩：「就是那一場呼風喚雨的夜晚／清醒的人們不知道這裡是哪裡」、〈斜〉詩：「狂亂的落山風不知道怎麼呼吸／斷腿的山路樹上飛鼠飛不過去」而原本美麗的嘉蘭村，如今已像東海岸破碎的浪花。

兩段演詩，前段由吳思優編舞，表演資深詩人林亨泰的〈風景〉及蓉子的〈我的粧鏡是一隻弓背的貓〉，配合鏡框、鼓、碎紙等舞台道具，由兩名舞者隨詩意變化舞蹈。後段一舉演出六位詩人的作品，分別是朵思〈面對一屋子沉默的家具〉、沈花末〈懷想〉、莫渝〈窗〉、鄭炯明〈誤會〉、陳黎〈蝴蝶風〉及路寒袖〈夢的攝影機〉，由黃冠熹朗誦，江庭好舞蹈，觀眾印象較深刻的，是配合〈誤會〉詩中「兩手撐著地面／成為倒立的姿勢」的模仿動作。

簡上仁正式彈唱，一連唱了三首台灣歌謠〈趕緊睏〉、〈阿嬤的目屎〉、〈菅芒花〉，後者由台南市前議長詩人許丙丁填詞，鄧雨賢作曲，簡上仁改編而成。

2011台灣詩歌節的壓軸，從絢爛歸於平靜，在台灣文學館一樓藝文大廳，也就是中庭布置多元豐富的詩書畫展，展出作品的詩人共有39位，其中，融合詩、書、畫才藝者，包括古月、龔華、顏艾玲、吳德亮，展期至七月五日。☒